



火鳳凰

學術遺產叢書

總體策劃

陳思和 賀聖遂

廣史 記訂補

◎ 李笠

遺著

李繼芬

整理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廣史記訂補

◎李笠

遺著

李繼芬

整理

珠江供職上卷 室分

白河山上鳥鳴風雨

雲幻新綠既殊謝客

揚帆之所應亦非偶

令歸田人所存耳目

既新而供不竭矣

詩吟成山左集吾知

斯為編之行世問南山

水將繼永嘉而漸下

詩院李氏

李繼芬

李繼芬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廣史記訂補/李笠著;李繼芬整理. —上海:復旦大學出版社,2001.10
ISBN 7-309-02687-X

I. 廣… II. ①李…②李… III. 史記-注釋
IV. K204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0)第 53104 號

出版發行	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200433 86-21-65118853(發行部) 86-21-65642892(編輯部) fupnet@fudanpress.com 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
經銷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印刷	復旦大學印刷廠
開本	850×1168 1/32
印張	12.5 插頁 3
字數	292 千
版次	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數	1—2 500
定價	25.00 元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向復旦大學出版社發行部調換。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

作者像

序

徐復

瑞安李雁晴先生，精治樸學，家言，爲孫仲容先生私淑傳人。文字音韻，素所擅業，訓詁校讎，迴行輩，二十年代中葉，先生著《史記訂補》成，即已蜚聲壇坫，爲海內宗師。余識先生在四十年代末，時先生執教中央大學，爲名教授。列門牆者多淵懿之士，相與羨稱之。時余在金陵大學講授訓詁學等課程，得謁見先生於寓居，辱承提挈，昭若發蒙。承詢《史記》疑義，因疏「豆比」、「文罔」二條以進，先生許以訓詁、校讎均有可存，一經品題，引爲光寵也。二條之文如次：

《扁鵲倉公列傳》：「躁者有餘病，即飲以消石一齊，出血，血如豆比五六枚。」日本國瀧川資言《史記會注考證》在「豆」字處斷句，比字連下讀。引岡白駒曰：「比，比年之比。」復謂曰人之言非是，此當以「豆比」二字連讀，「豆比」爲小豆。《說文·皂》下云：「一粒也。」「皂」爲「豆比」本字，亦作「豆逼」。《顏氏家訓·勉學》：「吾在益州，與數人同坐，初晴日晃，見地上小光，問左右此是何物？有一蜀豎就視，答曰：『是豆逼耳。』相顧愕然，不知所謂。命取將來，乃小豆也。窮訪蜀土，呼粒爲逼，時莫之解。吾云：『《三倉》、《說文》，此字「白」下爲「匕」，皆訓「粒」，《通俗文》音方力反。』衆皆歡悟。」《史記》「豆比」，正與「豆逼」

音近，故同訓「小豆」矣。

又《匈奴列傳》：「孔氏著《春秋》，隱、桓之間則彰，至定、哀之間則微，爲其切當世之文，而罔褒，忌諱之辭也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：「案『罔』者，無也。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，忌諱當代故也。」後有王駿圖、瞿方梅、吳國泰三家說，皆未得實。復按：此文有訛舛衍奪，疑當以「文罔」二字連文，本書《游俠列傳》：「雖時捍當世之文罔。」罔即網字。此罔字誤倒在而字下，遂致歧說。《史通·惑經》引此，一本正作「爲其切當世之文罔。」知當時傳本尚有不誤者。又「褒諱」二字連文，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、《漢書·藝文志》均有例。「褒諱」爲復詞偏義，意爲忌諱。此句「忌」字爲旁注字誤入正文者。又疑「褒諱」上當脫「多」字，原句當爲「而多褒諱之辭也」。句中有多重訛誤，固爲理之如此。

復舊撰《後讀書雜誌》，中有《史記》十餘條，當時未及請益。逮近年書已印成，而先生已歸道山，音容永闕，可慟也夫！

數年前，先生哲嗣繼芬女士來寧，稱《史記訂補》曾經先君一再修益，家中有最後增寫稿，可供參稽。繼芬早年從余游，性格爽悟，能讀父書，余獎挹之。因謂繼芬可增編《史記訂補》，重印問世。去年全稿繕成，多前書所未收者，亦有商訂改正者，美不勝收，令耳目一新焉。茲遂錄數條如次：

《越王勾踐世家》：「爲生，可以致富矣。」笠案：生，同「產」。下文「是少與我俱見苦，爲生難」，《倉公傳》：「不修家生。」並同。《平準書》「皆致生累千金」，《漢志》作「致產」；《貨殖傳》「故善治生者」，《漢傳》作「治產」。皆可證。

又《管晏列傳》：「國有道即順命，無道即衡命。」張守節《正義》：「衡，秤也。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，

可行即行。」笠案：是非未定，故待稱量，既云無道，何須稱量乎？衡，古通橫。《詩·齊風》「衡縱其畝」，漢書·刑法志「合縱連衡」，并以衡爲橫也。橫訓「逆」，故「衡命」即「逆命」也。與「順命」對。張說非是。

又李斯列傳：「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，此禽鹿視肉，人面而能強行者耳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：「禽鹿，猶禽獸也。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。」笠案：小司馬說迂遠難通。以禽鹿爲禽獸，亦無據。禽鹿者，謂禽中之鹿也。古人有以「大名冠小名」之詞例。此傳言鹿非食肉之獸，肉雖美，而禽中之鹿不食之，猶處卑賤之位而計不求富貴也。此等人只有人面而能強行，實猶鹿耳。又案：《文選》嵇康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：「此山禽鹿，小見馴育，則服教制。」鹿性馴良，所以有服從教制之可能，若以禽鹿解作禽獸，則獸中有虎豹，能小見馴育乎？此又禽鹿一詞之確詰。禽是鳥獸總名，見《說文》。

又《游俠列傳》：「諺曰：人貌榮名，豈有既乎？」裴駟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「人以顏狀爲貌者，則貌有衰落矣。唯用榮名爲飾表，則稱譽無極也。既，盡也。」笠案：《方言》第六：「既，定也。」此言郭解狀貌不取而得榮名，故以人貌榮名無定爲解。徐說委曲難通。

增編之《訂補》勝義稠疊，足以啟迪來學。叙例十二，爲全書之綱領，所當先務。多處與邱楚良先生商榷，語有理據，稱益友焉。繼芬來書，稱該書將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刊行，聞之欣慰。望能繼志述事，俾垂久遠，亦學術界之大幸也。是爲序。

一九九八年冬至後一日

於南京師範大學

回憶雁晴先生

——敬序《廣史記訂補》

徐中玉

一九三九年春，我在重慶中央大學中文系補讀完四年級課程後提前離校，到成都四川教育科學館擔任研究員。適逢已遷去雲南的中山大學研究院在蓉招考研究生，請四川教育廳顏實甫教授主持辦理。顏教授是我原在青島山東大學中文系讀書時的老師，是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所長兼文學院院長。吳康教授的多年留法老友。我從他處得以先知這個訊息，即表示願意應試。因教育科學館草創伊始，資料甚少，又重在研究教育問題，與我有志深造文學的旨趣距離頗遠。而且當時日本侵略軍飛機頻來成都騷擾，館將遷去郫縣。顏老師本是我去該館任職的介紹人，不但諒解我的心情，還鼓勵我去應試。我就在成都參加了考試，並填報將去繼續研究宋代的詩論。我在山大學習的三年中，深受葉麀（石蓀）教授的指引，已對研究古代文論很有興趣，開始積累材料，還已發表了一些文字。宋代是文論很發展的時期，詩話特別發達，我想以此為鑽研文論的一個具體階段。一個多月後，顏老師膺命擔任設在重慶磁器口已多

年的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院長，該院即在沙坪壩中央大學附近。顏老師邀我同去教院擔任秘書兼教點課，預允如果我被中山大學錄取，可仍前往。想不到回到重慶不久果已收到錄取通知。一九三九年八月，我就路經貴陽、昆明、呈貢，雇匹雲南小馬趕到中山大學總部所在的澂江縣去報到了。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設在縣城內的文廟一個走廊里，中國語言文學部與歷史學部在一起。語言文學部的主任兼文學院中文系主任的就是李笠（雁晴）教授。我在到達後的第二天早上就拜見了李老師，在此以前我還完全不認識他。李老師當時不滿五十歲，但在當時，這個年齡已不算小了。我的另外幾位導師康白情、陸侃如、馮沅君、穆木天似乎都比他小些。他非常和藹、平易、親切，對我們幾個新到的研究生表示歡迎。講溫州口音的浙江話，聽出我講的是江南口音，說廣東人是把江浙看成一個區域的。我突然來到了周圍多數人說廣州話的環境，感覺陌生。他說：中大老師多外地口音，他在廣東已近二十年仍不大會講廣州話。我會逐漸習慣的，沒有問題。接着，他給介紹文科研究所的情況，說中大遷校因準備得早，重要書籍早已從滇越鐵路運來澂江，已陳列在城樓上的圖書館里，大致不缺。他自己專治《史記》、文字、訓詁、校讎等學問，也喜歡寫舊詩，自學出身，是晚清著名學者孫詒讓先生的私淑門人，沒有讀過大學。說研究生需要自己努力，抓緊時間，積累資料，獨立思考，虛心向導師們學習，和同學切磋。目前生活艱苦，條件差些，大家都在自己堅持、克服，一道通過抗日救國的難關。他的一席懇談，既使我們了解學校情況，導師、圖書、邊疆異地的條件，又使我們明白研究工作應該注意的方法，頓時安心不少。後來，同學告訴我，李老師自學成名的《史記訂補》很受國內外學界敬重。他是一位樸實無華的長者，可以什麼事都向他請教、傾訴的極好老師。

文科研究所後來在城外一個山坡上修好一座破敗的「門姆閣」搬了過去。我們可以各住一間小房，點着油燈夜間讀書。一位工友兼爲我們料理伙食。但荒山野地，雞犬之聲都聽不到，畢竟相當寂寞。他住在城里，主要爲大學生上課，但常來所里看望我們，回答我們的提問。我們中沒有一個專治他的特長，他並不介意，仍熱心回答我們一些基礎性的問題。他是孤身一人隨校西來的。只要他一來，我們就都圍上去了。

第二年，因南方幾省急需培養人才的要求，中大遷回到粵北的坪石鎮。我完成了《兩宋詩話研究》三十萬字稿。被李老師留在中文系任講師，和岑麒祥、張世祿、詹安泰、鍾敬文諸教授共事。仍在李老師的領導下，一直到抗日戰爭取得勝利，中大復員回廣州石牌原址。歷經激江、坪石、梅縣、興寧、廣州，我在中山大學當研究生、講師、副教授共七年，幾乎整個抗戰時期都在這里，一九四六年暑，我纔携家回到江陰故鄉，然後轉去正在復校的山東大學母校工作，因特別喜歡清靜美景的青島。七年中，我深知在同學和同事中，都敬佩李老師的道德、文章、學問，所以非常融洽，沒有什麼人際的複雜情況。這同李老師的主持，無疑有密切關係。那時，敬文先生和我寫了較多文字，也曾被校內外某些人側目，可從未遇到麻煩，同樣是由於李老師對我們的理解。

重回山大是去執教，也編了兩個在報紙上的文學性周刊，寫了不少文字，還同王統照先生打算籌組「文協」的分會，特別是我們憑着一些正義感，公開支持進步學生的「反飢餓、反內戰」運動，竟被疑我爲「奸匪」。接着，就來了教育部給山大的密令，一定要中途把我解聘。我談不上是共產黨員，但那是連一個稍有正義感的書生都不能相容的時代。我被迫回上海，以寫文爲生，一九四七年暑後才到滬江

大學任教。其間，曾在無錫遇見過李老師，那時，他已改就中央大學及江南大學之聘。後來，他又去了南開大學。「反右」之前，記得他曾來信告知在天津水土不服，有南歸之意。我恰妥請他來滬江，但復旦大學已先有成議了。「反右」中，我入了羅網，輾轉學習、勞動、改造。一九六一年纔應舒新城先生之邀，被借調去辭海編輯所參加語詞部分工作。不久，李老師也從復旦大學被借調來了，於是又得時常見面。同組還有傅東華先生和從北京大學貶來的余振先生。其時，對我雖已略為放鬆，但厄運未終，仍得「放老實點，不要翹尾巴」云云。李老師則對我一如既往，溫慰有加，要我保持信心，對我不啻一大鼓勵。借調原定一年，兩年後我纔得以回校教課。但「文革」驟起，我又被第一批投入「牛棚」。離開辭海編輯所後，我因隨學生上上下下，再未見到過李老師，後來纔知他在一九六二年就不幸逝世了。這消息也是以後纔知道，連追悼他的會都不曾參加。從「反右」到「文革」二十年中，我熟識的老師陸侃如、穆木天、鍾敬文、詹安泰，還有山大時的葉石蓀、顏實甫、老舍諸先生，不是被誣為「右派」，就是在「文革」中自沉或被毒打致死，真不知人間何世。李老師雖在「文革」前已離世，「文革」中卻仍被抄家，遺稿也失去不少。難道德高望重的他，死後還有餘辜？太無人道了！幾代知識分子都受到莫大苦痛，「左」的危害到達極點。

現在，李老師青年時代自學寫成的名著，經其哲嗣繼芬女士從發回的一些抄家物品中尋出，並還有李老師以後修訂校核過的材料，加以整理後，即可由復旦大學出版社重新出版了。李老師辛勤數十年的學術貢獻從此得以永留於世，嘉惠後學，實在是一大喜事。李老師的業績不朽！我對李老師的專精之學非常敬仰，完全贊同陳中凡先生和徐復教授的評價。這裡謹寫一些從學所知的情況，於其高明盛德，實

不足以盡老師的萬一。所有他的學生都對他懷念無極。願老師在天之靈安息！

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
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

《史記訂補》楊序

太史公生炎漢之初，其時挾書之律乍除，古文傳記日以益出，於是網羅舊聞，撰次《史記》，精心卓識，前古無儔。學者傳習既二千年，尚未能盡通其讀。如《黥布傳》云：「及壯，坐法黥，布欣然笑曰：『人相我當刑而王，幾是乎？』」坐法黥，三字句也。讀者往往以「黥布」連讀，於是「坐法」句義不了，且與他傳傳首兼舉姓名下文但稱名者不合矣。

黥布，車千秋「黥」車「本」非姓，以習稱，故與姓同耳。

《張釋之傳》云：「虎圈齋夫從旁代尉對上所

問禽獸簿甚悉，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。」虎圈「至」甚悉「十七字，句也」；「欲以」至「無窮者」十二字，句也。此「觀」字義與《國語》「先王耀德不觀兵」之「觀」同意，謂齋夫對上問甚悉者，欲以誇示其口辯也。讀者往往析二句爲四句，於第一句之中「代尉對」句絕，又於第二句之中「觀其能」句絕，則文氣乖戾不屬矣。《倉公傳》曰：「臣意家貧，欲爲人治病，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，故移名數，左右不修家生，出行游國中。」故移名數「句也」，「左右」猶今言始終、橫豎，當屬下讀。「左右不修家生」猶言始終不治家產也。上文云：「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，然左右游行諸侯，不以家爲家。」左右游行諸侯，不以家爲家。「即此文所謂「左右不修家生，出行游國中」也。彼文「左右」正屬下讀，是其明證。張守節《正義》乃云「以名籍屬左右」是以

「左右」屬上讀，而二字爲贅文矣。文士如吳汝綸輩誦《史記》終身，顧不能正舊讀之誤，吁，可詫也！

往者杭縣馬君夷初語余，瑞安有績學士李君雁晴盡讀其鄉先輩孫仲容氏玉海樓藏書，專治太史公百三十篇，卓有心得，余心識之。頃者李君刊其所著《史記訂補》成，郵以示余，以余頗喜治史籍，嗜好比近，屬爲弁言。余讀其書，引證賅博，思理縝密，馬君所言信不誣也。

往讀《班書》，觀「田假與國之王，窮來歸我，不忍殺」數語，《田儋傳》作懷王語，《項籍傳》則作項梁語；又濟北王安之見殺，《田儋傳》以爲田榮殺之；《項籍傳》則以爲彭越殺之，彼此互異，宋祁、劉奉世、何焯輩紛然議之。余則謂懷王爲當時共主，彭越時屬田榮，作項梁與彭越者，紀其實也；作懷王與田榮者，據其名也。又《高后紀》記立孝惠後宮子強爲淮陽王，不疑爲恒山王，弘爲襄城侯，朝爲軹侯，武爲壺關侯。檢諸《表》，則強、不疑列於異姓諸侯王，弘、朝、武列於外戚恩澤侯，亦若自相抵牾。不悟《高紀》孝惠子者，據當時詔令之文；而諸《表》列於異姓諸侯王及恩澤侯者，以諸人本非孝惠子，所以紀其實也。周壽昌不曉，乃妄謂強、不疑早死，故不列《諸侯王表》矣。

昔史公稱《春秋》約其文辭而指博，馬、班良史，猶有其遺意，自非通識，鮮不怪之！今觀君書卷首所爲叙例十二事，於後人所詆譏排擊史公者，一一理董而求其所以然之故，蓋庶幾乎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。余既服君之通識，而又竊幸余治史之法之有同志也，遂承君命書此以序君書。若余於君說頗欲有所獻疑者，他日當詳求教於君，今姑不及也。

公元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，長沙楊樹達識於北京六鋪炕寓廬之積微居

李雁晴君小傳

君名笠，字雁晴，姓李氏，浙之溫州人。父世鴻，賃舂米市，所入僅足供饘粥。笠賴戚鄰贊助，就讀瑞安中學，無力備置課本，則手自繕寫，雖巨帙之西文通史及附圖表之理化生物，並摘其都凡，識其要旨。修業卒事，教讀家塾，與鄉之專長接，得聞緒論。耽心舊典，從識字始，治《說文》，溯原於殷商，著《殷契探釋》、《卜詞字例隅釋》、《文字學總凡》，時有創獲。

由是治目錄，著《國學用書撰要》、《中國目錄學綱要》並《論編製中國目錄學史之重要及其困難》。及於校勘，疏證段玉裁《論校書之難》，著《校勘學》。

進而治群經，從《尚書》始，著《尚書偽古文斟注》，次及《毛詩》，著《讀詩隨筆》、《評丁以此〈毛詩正義〉》。以治經必須明詞例，注釋俞樾《古書疑義舉例》，推之於古訓，著《正確認識古典文的詞義》、《中國語文中的反訓現象》、《誤文之原因》、《誤文之影響》、《誤文之偽裝》及《誤文的種類及其孳乳》，多所闡發，足補俞、劉諸氏之所未備。探究詞彙，著《漢語詞彙發展史》，窮原溯委，卓然成一家言。

旁及諸子，讀王先慎《韓非子集解》，著《札記》，讀孫詒讓《墨子閒詁》，著《校補》並《墨辨止義辨》，見

稱耆宿。

終致力於乙部，讀《太史公書》，著《史記訂補》、《叙例》、《訂補二續》、《訂補之餘》、《史記札餘》。更據上列五書，增益修正，成《廣史記訂補》若干卷。餘力及於文藝，擬編《中國文學史》，未就而病卒，遂輟業。歷任中山、中州、廈門、武漢、暨南、中央、南開、復旦各大學教授，深得諸生推重。笠以樸學著海內，爲人亦樸厚忠貞，識者無不起敬。平居不善持論，每臨講席，操溫州語，訥訥如不出諸其口。正如先民所謂「木訥近仁」，茲不備著，著其學行之犖犖者。

以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於復旦大學，距生於一八九四年一月，享年六十有九。配黃氏，子繼漢、女繼芬，能讀父書。次子繼延、三子繼朗，服務工程界云。

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陳中凡拜撰

《史記訂補》叙例

《史記》一書，上踵《六經》，下蒙羣史。《六經》自西漢而還，承學之士，奉爲圭臬，箋疏論述，代有達人，是以大義微言更數千年而不墮。班氏因史公義例斷代爲書，而當時宏哲便爲之作注，迄於唐代，無慮數十家；顏監之《注》，至集荀悅、服虔等三十餘家之說，發明義蘊，披覽煥然。范氏、陳氏各承舊制，撰爲國史，而年代寢近，文辭益闡著易知，魏、晉而下無論矣。注《史記》者，今僅有裴參軍、張長史、小司馬三人而已。小司馬所稱引前人《音義》，亦僅有延篤、徐廣、鄒誕生、劉伯莊四人而已。

此外尚有《音隱》五卷，不著撰人。

諸家又

皆非經學大師，探討雖殷，而於博物訓詁之識微闕！如是以舛譌比見。雖柳宗元《龍城錄》稱漢末大儒張昶撰《龍山史記注》，唐書·藝文志載許子孺、王元感、徐堅、李鎮、陳伯宣俱注《史記》，《玉海》謂《史記》之學，有韓琬、竇羣、裴安時，《金史》載蕭貢注《史記》一百卷，今皆亡佚，無從窺其得失，要不足與荀、服輩肩比也。《班書》承襲《史記》，《班書》多留古字，而《史記》率改從今文，注家之精疏，亦可概見矣。況《史記》自當代已無完書，經褚少孫、劉歆、馮商等之補苴，楊終之刪改，乖戾踳駁，益難究詰。而世之讀史者，